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相对资源视角下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

范文婷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夫妻陪伴哪方父母过除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除夕夜陪伴丈夫的父母是当前城市青年夫妻的主流选择,夫妻的独生子女属性与相对资源拥有情况会影响除夕安排,当只有妻子是独生子女时,青年夫妻并不会更倾向于陪伴妻子的父母,但更有可能单独度过除夕或轮流陪伴两方父母;而妻子拥有房产或收入更高时才会大大提高陪伴妻子父母的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青年夫妻;除夕安排;独生子女;相对资源;妻子决策权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3-0056-07

一、研究背景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除夕夜与父母团聚、共度除夕是几乎所有子女的祈盼。陪伴哪方父母是所有夫妻都面临的选择,也是夫妻权力的重要体现。长久以来中国夫妻多陪伴丈夫父母过除夕,这表面上是一项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是丈夫权力高于妻子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传统的父系家庭制度影响下,“从夫居”(与丈夫的父母同住)是已婚夫妻的主流居住方式^[1],与同住的丈夫父母共度除夕是传统风俗,而且子女数量较多可以分工合作,多数父母总有子女陪伴,去哪方父母家过除夕的问题较少出现。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转变和思想文化变革,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大量少子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出现,青年婚后与父母分开

居住的模式逐渐流行^[2],导致空巢家庭比例逐渐攀升,尤其是城市地区。而随着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风俗习惯的约束力逐渐弱化,陪伴女方父母的要求增多,也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论。与“双非”青年夫妻(夫妻双方均非独生子女)相比,妻子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诉求可能更为明显,而“双独”(夫妻两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夫妻更易陷入两难境地,甚至引发家庭矛盾。据有关学者推算,2013年我国有21819万独生子女,其中居住在城镇的占69.0%^[3]。随着大批独生子女步入婚姻,除夕安排带来的矛盾可能更为普遍。

当前学界直接以除夕安排为对象的研究非常有限,唯有风笑天将其作为夫妻相对地位的代表指标进行了简单描述,发现“单独”夫妻会倾向于去独生子女一方父母家吃年夜饭^[4],但说服力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研究生)“中国高知女性婚配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XNH097)

作者简介:范文婷(1991—),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婚姻家庭研究。

有所欠缺,需要更加严谨的检验论证。本研究从夫妻相对资源的视角出发,试图把握当前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现状,分析独生子女属性对女性的影响,掌握夫妻除夕安排决策的影响因素,旨在对社会热点问题作出一定回应,并试图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观察当前大众媒体的报道,除夕安排引发的矛盾多发生在“单独”和“双独”夫妻之中。尽管陪伴丈夫父母过除夕是沿袭已久的风俗习惯,但是当只有妻子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丈夫还有兄弟姐妹可以分工合作,妻子的父母别无选择时,青年夫妻可能会忽略传统风俗,而倾向于选择陪伴妻子的父母。对于“双独”夫妻,则有可能为了顾全双方而选择轮流陪伴。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假设1:妻子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更倾向于陪伴妻子父母过除夕。

依据布拉德和沃尔夫的夫妻资源理论,在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配偶中在收入、教育等方面更有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决策权^{[5][6]}。当妻子拥有的资源多于丈夫时其决策权将更大,从而更有可能作出利于自己父母的除夕安排。因而提出下面假设。假设2:妻子拥有的相对资源越多,陪伴妻子父母过除夕的倾向越明显。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11~12月组织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20~34岁现有人口,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流动人口。该调查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城市独生子女比例平均水平,选取北京、保定、黄石和西安4个城市作为调查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和随机抽样方法,由调查员入户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3282个有效样本。

本文有两个核心概念:城市青年夫妻和除夕安排。根据现有调查数据,将城市青年夫妻界定为20~34岁的居住在城市的初婚人口及其配偶。

除夕安排涉及两方父母,因此两方父母中均至少有一人在世。在数据删选与逻辑性检验之后,共获得1038个样本。

除夕安排则是指除夕夜最经常与谁度过。根据调查数据,除夕安排可分成6类:青年夫妻单独度过(包括青年夫妻两人度过;或青年夫妻与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度过)、去丈夫父母家度过、去妻子父母家度过、轮流去两方父母家度过、与两方父母一起度过、夫妻分开陪伴自己的父母。但是最后两类样本量过少,分别只有16个和4个,因而不纳入讨论,只分析前面4类。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本文通过单变量统计描述法,了解城市青年夫妻除夕安排的基本情况,利用列联分析验证变量间的独立性,采用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夫妻的独生子女属性与相对资源对除夕安排的影响力。

夫妻的独生子女属性为分类变量,分为“双非”(55.97%)、“夫独”(12.81%)、“妻独”(16.67%)、“双独”4类(14.55%),其中“双非”夫妻最多,“夫独”夫妻最少。

夫妻的相对资源包括房屋产权、户籍性质、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均为三分类变量。大多数夫妻的户籍性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一致,占比均超过了60%。但是在房产拥有情况方面,丈夫为户主的超6成,夫妻共有的最少,只有14.41%。夫妻年龄模式是以“夫大于妻”为主(71.97%)。总体来说,尽管夫妻相对资源差距不大,但是妻子相对较少。

考虑到代际间的资源传递,无论子女是否成家,原生家庭中父母的资源往往都会流向子女^{[7][8][9]},因而两方父母的相对资源可能也会影响除夕安排,资源包括是否拥有青年夫妻所住房屋产权、经济情况、受教育程度。除此之外,两方父母是否均健在、健康状况、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也有可能影响青年夫妻的决策。数据显示,这些变量中两方一致的比例均超过了50%,父母的同质性较强。值得注意的是,所在地区不同,传统文化风俗的影响力不同,也可能造成除夕安排的差异,需要纳入回归分析模型。

三、描述性分析结果

(一)夫妻独生子女属性与除夕安排之间关联性不强

本次调查发现,城市青年夫妻陪伴“夫方父母”过除夕是主流模式。接近半数的(48.72%)与父母分开居住的青年夫妻选择与丈夫的父母共度除夕;其次为“两方轮流”和“单独度过”,分别占23.57%和18.84%;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占比最少,只有8.88%。列联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夫妻独生子女属性与相对资源如何,去“夫方父母”家的比例都占首位。

尽管如此,“妻独”夫妻中去“夫方父母”家过除夕的比例还是明显低于其他3类夫妻,去“妻方父母”家和“单独度过”的比例也是所有4类夫妻中最高的(分别是10.43%和22.70%);相比之下,“夫独”家庭去“妻方父母”家过节的比例最低(8.33%);“双独”夫妻主要去夫家过除夕,“单独度过”的比例最小(14.86%)。然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属性对除夕安排的影响并不显著(如表1所示),无法验证假设1,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相悖,需要后续深入探讨。

表1 城市青年夫妻除夕安排与夫妻独生子女属性的交叉统计表

独生子女属性	除夕安排				总计(%/对)
	单独度过(%)	夫方父母(%)	妻方父母(%)	两方轮流(%)	
双非夫妻	18.56	49.91	8.93	22.59	100.00/571
妻独夫妻	22.70	38.04	10.43	28.83	100.00/163
夫独夫妻	19.70	52.27	8.33	19.70	100.00/132
双独夫妻	14.86	52.70	7.43	25.00	100.00/148
总计(%/对)	18.84/191	48.72/494	8.88/90	23.57/239	100.00/1014
卡方检验	Pearson chi2(9) = 11.367 Pr = 0.251				

(二)夫妻房产拥有情况、户籍性质、年龄与除夕安排存在较强关联性

夫妻相对资源的5个变量与除夕安排的交叉统计表均显示,去“夫方父母”家过除夕占首位。具体看来,青年夫妻的收入、受教育程度与除夕安排之间彼此独立,卡方检验统计结果不显著,但是夫妻户籍性质、房产拥有情况、年龄的卡方检验结果非常显著,与除夕安排存在较强关联性。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呈现了房产拥有情况与除夕安排的卡方检验结果(见表2)。

房产的拥有情况与除夕安排显著相关(Pearson chi2(6) = 53.889, Pr = 0.000)。当丈夫拥有房产时,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比例非常低,仅占6.45%。然而,当妻子拥有房产时,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比例是3类夫妻中最高的(16.76%),且“单独度过”与“两方轮流”的比例均与之相近。当夫妻共享房产时,轮流陪伴两方父母的比例高达44.07%,比去“夫方父母”家高了3.39%,也均远高于其他两类夫妻,这一特征也是其他相对资源变量未展现的,值得关注。

表2 城市青年夫妻除夕安排与夫妻房产拥有情况的交叉统计表

房产拥有情况	除夕安排				总计(%/对)
	单独度过(%)	夫方父母(%)	妻方父母(%)	两方轮流(%)	
夫拥有房产	22.27	49.61	6.45	21.68	100.00/512
妻拥有房产	17.32	49.16	16.76	16.76	100.00/179
夫妻共享房产	7.63	40.68	7.63	44.07	100.00/118
总计(%/对)	19.04/154	48.21/390	8.90/72	23.86/193	100.00/809
卡方检验	Pearson chi2(6) = 53.889 Pr = 0.000				

城市青年夫妻的户籍性质与除夕安排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Pearson $\chi^2(9) = 32.513, Pr = 0.000$)。妻子是城市户籍、丈夫为农村户籍的夫妻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明显多于其他3类,占15.22%。均为农村户籍的夫妻,更倾向于陪伴“夫方父母”,占比是4类夫妻中最高的(60.48%)。当夫妻均为城市户籍时轮流陪父母过节的比例相对较高,占比为26.96%。

夫妻年龄模式不同,除夕安排亦不同(Pearson $\chi^2(9) = 19.024, Pr = 0.004$)。“妻大于夫”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夫妻,占比为17.58%,而“单独度过”的比例却是所有3类夫妻中最低的(7.69%)。而当丈夫年龄较大时轮流去两方父母家过节的比例较高(24.42%)。

四、模型分析结果

(一)“妻独”夫妻更倾向于“单独度过”与“两方轮流”陪父母过除夕

卡方检验显示,夫妻的独生子女属性与除夕安排之间彼此独立,但是该结论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够精确。因此,将4种类型的除夕安排作为因变量,以去“夫方父母”家过除夕作为参照组,纳入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后得到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见表3)。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除夕安排确实受到城市青年夫妻的独生子女属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妻独”夫妻家庭。与“双非”相比,“妻独”家庭“单独度过”与“两方轮流”陪伴的倾向性更强,两者发生可能性分别是“双非家庭”的1.953和1.766倍,并在统计学意义上呈现显著水平。

妻子的独生子女属性并未推动陪伴“妻方父母”的实现。对两方的父母来说,不陪伴任何一方或是轮流陪伴均是比较公平的安排,尤其是后者,已经体现出了对空巢的“妻方父母”的照顾,很有可能是夫妻商量协调后的权宜之策。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的是,“双独”夫妻并未展现出更强的“两方轮流”倾向。

(二)妻子拥有更多经济资源时更可能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

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确实会受到夫妻

之间资源拥有情况的影响,但并不像假设2预设的那样简单。若妻子拥有房产或收入更高,“妻方父母”更有可能与子女除夕团圆,但是妻子在年龄模式和户籍性质上的优势并没有促进去“妻方父母”家的实现,受教育程度差异则对除夕安排无显著影响。

以去“夫方父母”家为参照组,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发现“夫妻共享房产”会明显降低“单独度过”和提高“两方轮流”过除夕的可能性,而“妻拥有房产”会显著提高去“妻方父母家”的可能性。当“夫妻共享房产”时,“单独度过”和“两方轮流”的风险分别是“夫方拥有房产”的41.00%和2.226倍,且均在统计学上呈显著意义。而妻子拥有房产时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的可能性是“夫拥有房产”的2.302倍。当妻子收入高于丈夫时,陪伴“妻方父母”和“单独度过”的发生风险分别是“夫大于妻”的2.310和2.949倍。房产和经济收入是个人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实力更强的女性,往往在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更有可能打破“从夫”过年的习惯,陪伴自己父母过除夕。

按照预设,户籍性质作为个人资源的一个衡量指标,拥有城市户籍往往比农村户籍更有优势。但是数据只显示,均为农村户籍的夫妻轮流陪伴父母过除夕的发生风险是“夫城妻村”的30.30%,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样预设年龄更大的一方决策权更大,但是只有“妻大于夫”的年龄模式下“单独度过”除夕的发生风险远小于“夫大于妻”,发生比是后者的36.60%,只能说明“妻大于夫”时妻子更为独立。

(三)不同父母特征对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影响不一

父母特征中除了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外,其他变量均对除夕安排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当两方父母均不是子女住房的户主时,夫妻“单独度过”除夕的可能性是去“夫方父母”家的1.937倍。两方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一致,“两方轮流”陪伴的可能性更高,发生比是“夫方高于妻方”的1.826倍。与之类似的是父母健在的情况,两方父母均健在时轮流陪伴的可能性是“夫方父母均

在、妻方父母一人健在”的2.860倍。妻子的父母居住距离更近,会显著提高去“妻方父母”家和“两方轮流”过除夕的可能性。模型显示,“女方父母距离更近”时去“妻方父母”家以及“两方轮流”过除夕的可能性分别是“夫近于妻”的3.085倍和1.941倍,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四)青年夫妻除夕安排存在显著的城市差异

回归模型显示,不同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明显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与北京相比,黄石、保定、西安3个城市的青年夫妻明显更倾向于“单独度过”,发生比分别是4.101、2.108和2.899倍,黄石和西安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黄石和西安的青年夫妻“轮流陪伴”的发生比分别是北京的3.140和1.728倍,保定却只有北京的42.00%。城市间去“妻方父母”家的差异并不显著。

北京“从夫”过除夕占据主流位置,明显强于其他地区,其他3个城市单独度过的倾向性都非常强。这可能是因为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父权文化根深蒂固;而黄石和西安属于中西部地区,传统思想影响较弱,城市青年的思想更为自由开放,从而选择单独度过或轮流陪伴。根据地理位置划分,北京和保定同属北方,而黄石和西安同属中西部地区,因而北京与保定的差异相对较小,黄石和西安则更为类似。

表3 中国城市青年夫妻除夕安排的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

因变量:除夕安排 (夫方父母 = 参照组)	单独度过		妻方父母		两方轮流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自变量						
独生子女属性(双非 = 参照组)						
妻独	1.953 * *	0.497	1.353	0.463	1.766 *	0.433
夫独	1.262	0.353	0.911	0.358	1.137	0.321
双独	1.023	0.303	0.656	0.264	0.902	0.233
夫妻年龄(夫大于妻 = 参照组)						
妻大于夫	0.366 *	0.158	1.858	0.680	0.989	0.321
夫妻一致	0.913	0.220	1.299	0.407	1.227	0.282
夫妻受教育程度(夫大于妻 = 参照组)						
妻高于夫	0.785	0.236	0.887	0.330	0.690	0.214
夫妻一致	0.933	0.194	0.728	0.205	1.199	0.249
夫妻收入(夫高于妻 = 参照组)						
妻高于夫	2.310 *	0.959	2.949 *	1.392	1.334	0.579
夫妻一致	1.144	0.234	1.021	0.285	0.903	0.174
夫妻户籍性质(夫城妻村 = 参照组)						
妻城夫村	1.265	0.633	2.185	1.459	1.156	0.623
夫妻均农	0.567	0.213	0.424	0.255	0.303 * *	0.131
夫妻均城	0.560	0.186	1.074	1.527	1.198	0.418
夫妻房产拥有情况(夫拥有房产 = 参照组)						
妻拥有房产	0.688	0.171	2.302 * *	0.670	0.807	0.205
夫妻共享房产	0.410 *	0.161	1.117	0.471	2.226 * *	0.565
控制变量						
是否为子女住房户主(夫方父母为户主 = 参照组)						
妻方父母为户主	1.662	0.917	2.767	1.740	1.313	0.622

续表

因变量:除夕安排 (夫方父母 = 参照组)	单独度过		妻方父母		两方轮流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发生比	标准误
均不是	1.937 *	0.641	1.378	0.641	1.338	0.384
两方父母受教育程度(夫方高于妻方 = 参照组)						
妻方高于夫方	0.711	0.192	1.191	0.497	1.661	0.472
两方一致	0.797	0.177	1.753	0.610	1.826 *	0.444
两方父母健在情况(夫方多于妻方 = 参照组)						
妻方多于夫方	1.048	0.506	1.411	0.936	1.486	1.896
父母均健在	0.853	0.308	1.120	0.572	2.860 *	1.388
均一人健在	2.988	1.893	1.485	1.496	0.788	0.941
两方父母居住距离(夫方近于妻方 = 参照组)						
妻方近于夫方	1.514	0.524	3.085 * *	1.320	1.941 *	0.604
两方一致	1.558	0.379	1.290	0.456	1.510	0.351
地区(北京 = 参照组)						
黄石	4.101 * * *	1.203	1.267	0.463	3.140 * * *	0.804
保定	2.108 *	0.616	0.508	0.188	0.420 * *	0.127
西安	2.899 * * *	0.789	0.913	0.309	1.728 *	0.416
Log Likelihood	- 1100.0549					
LR chi2	274.82					
Pseudo R2	0.1110					
样本量	1014					

注: * * * $p < 0.001$; * * $p < 0.01$; * $p < 0.05$;为了节省篇幅,仅呈现了最终模型中作用显著的控制变量。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基于全国专项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陪伴“夫方父母”过除夕仍然是中国当前城市青年夫妻的主流选择,妻子的独生子女属性并未推动陪伴“妻方父母”的实现,但有利于“单独度过”与“两方轮流”过除夕。当妻子拥有房产或收入更高时,青年夫妻才更倾向于去“妻方父母”家过除夕。

可以发现,夫妻相对资源理论在除夕安排上有较强的解释力。当妻子在经济水平上更有优势时,其话语权更强,从而拥有更多的决策权,自然会作出有利自己父母的安排。当经济资源占有情况相当时,夫妻平权,作出的决策将更加公平,这一点也在房产占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夫妻共同占有房产增强了“两方轮流”的可能性,两方父母与子女团聚的概率一样。无论是去“妻方父母”家还是“两方轮流”,都在一定意义上

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桎梏,体现了社会思想的进步。而且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与经济实力的增强,夫妻权力日趋平等甚至妻子强于丈夫的情况的增多,妻子的父母将获得更多共度除夕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精神慰藉意义,有利于促进其身心健康。

调查中,23.57%的青年夫妻选择“两方轮流”过除夕,虽然占比仅次于去“夫方父母”家,但是差距悬殊。综合考虑父母的利益与需求,“两方轮流”过除夕是最为公平的选择,无论是对于“单独”还是“双独”夫妻,这是当前解决两难困境的最佳之道,值得在日后大力推广。不过,即使是“轮流陪伴”,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而言,除夕无法与子女团圆的问题仍不可避免,其精神需求亟待满足,且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该问题将会日益突出,甚至会成为社会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发挥社区养老的辅助作用,组织空巢父母共

度除夕,减轻青年子女的压力。除此之外,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两方父母一起过除夕是一个两全的选择。尽管当前这种安排极少,但是随着交通运输网络日渐便利、家庭经济水平不断提升,这种除夕安排的可行度将日益增强,是值得尝试的有效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除夕安排深受传统文化风俗的影响,而不同地区之间风俗各异且影响程度不一,本文关注的4个城市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北方与中部的差异,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全国的青年夫妻。鉴于传统文化风俗无法量化,其影响程度难以测量,要确切把握风俗的影响力与地区差异需要补充大量的定性研究资料,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另外,春节是一个长假期,青年夫妻可能在之后的假期中陪伴没有共度除夕的父母作为补偿,然而受限于数据无法验证,这也是日后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参考文献:

[1] 许琪. 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2013,(6):47-55.

[2] 杨菊华,何绍华.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 人口研究,2014,(2):36-51.

[3]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2014,(2):3-17.

[4] 风笑天. 已婚独生子女身份与夫妻权力——全国五大城市1216名已婚青年的调查分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9.

[5] 张丽梅. 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理论述评[J]. 妇女研究论丛,2008,(5):75-81.

[6] McDonald, Gerald W. *Family Power. Reflection and Direction*[J].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20,(4):607-621.

[7] 王捷. 夫妻权力的资源基础对“顾妻家”经济赡养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1-66.

[8] 宋健,戚晶晶. “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1,(5):57-64.

[9] 宋健,黄菲.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妻父母的代际互动——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J]. 人口研究,2011,(3):3-16.

Urban Young Couple's New Year's Eve Arrangements from Rela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FAN Wen-t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National Survey on China's Urban Youth in 2009 and material stud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young couple that wife is only child but husband is not tends to stay alone or take turns to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which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couples who tend to accompany husbands' parents. In addition, the comparison of asse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ffects the arrangement. The more resources such as assets and income the wife possesse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ere is that young couple accompanies wife's parents or take turns to accompany parents of both sides.

Key words: urban; young couple; New Year's Eve arrangements; only child; relative resource; wife's decision authority